

概念隐喻视域下汉英“梦”意象对比研究

李梦一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梦”作为汉英语言中共有的核心意象, 其隐喻表达承载着不同的认知逻辑与文化基因, 在跨文化交流与语言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开展汉英“梦”意象隐喻对比研究, 对揭示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促进跨文化理解、完善概念隐喻理论的跨语系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 文章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支撑, 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系统梳理了汉语“梦”与英语“dream”的核心隐喻类型, 从认知机制、文化内涵、语用功能三个维度剖析了二者的差异与共性, 探究了文化模式对隐喻表达的深层影响, 为跨文化语言实践、语言教学及隐喻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隐喻; 汉英; “梦”意象

中图分类号: R473.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3106-2822 (2025) 02-0011-10

DOI: 10.62022/EET.issn3106-2822.2025.0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ream" Imag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Mengyi L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As a core image shared by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dream" carry different cognitive logics and cultural gen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drea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behind language,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the cross-linguistic applic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upported by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dop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core metaphorical types of "dream" in Chinese and "dream" in English,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two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gnitive mechanism,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 It explores the deep influence of cultural patterns on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ross-cultural language practice, language teaching, and metaphor research.

Keywords: metaphor; Chinese and English; "dream" image

一、汉语中“梦”的核心隐喻类型

(一) 人生历程的虚幻映射

汉语中“梦”常作为核心源域, 精准映射人生历程这一抽象目标域, 其核心隐喻特征集中凸显人生的虚幻性、暂时性与不可捉摸性, 将人生旅途之中的起伏跌宕、悲欢离合、得失荣辱, 巧妙类比为梦境之中场景的瞬息万变、虚实难辨。这种隐喻类型深度承载着汉语民族数千年来对人生本质的哲学思辨, 始终强调人生体验的偶然性、相对性与不可控性, 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与文化积淀, 形成了诸多流传广泛、深入人心的表达, 融入日常交流、文学创作、哲学论述等多个场景之中。

“人生如梦”无疑是该隐喻类型的典型代表, 其以极简的语言将整个人生比作一场无始无终、变幻莫测的梦境,

含蓄暗示人生中的富贵荣华、功名利禄、得失成败, 皆如梦境中的繁华景象一般转瞬即逝, 终究难以永恒留存。类似的表达还有“浮生若梦”, 其中“浮生”特指短暂而漂泊、身不由己的人生状态, 与“梦”的隐喻意象深度结合, 进一步强化了人生的虚幻感、暂时性与漂泊感, 传递出汉语民族对人生境遇的通透认知。在日常表达与古典文学作品中, 这种隐喻被广泛且灵活地运用, 形成了丰富的语言景观。如苏轼在词作中写下“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以“梦”的意象映射世事的无常变幻与人生的沧桑冷暖, 字里行间传递出对人生境遇的淡然与超脱, 将人生的虚幻感与时间的流逝感融为一体。此外, “梦幻泡影”“镜花水月”“痴人说梦”等表达, 也均以“梦”为核心隐喻载体, 将人生中虚幻不实的境遇、难以实现的执念类

作者简介: 李梦一,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与汉英语言对比。

比为梦境中的虚幻景象，既凸显了人生历程中诸多事物的非永恒性，也暗含着对过度执着于虚妄之物的警示。在古典散文与民间俗语中，这类隐喻也屡见不鲜，如“人生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进一步将人生与梦境的虚幻属性相绑定，形成了系统的隐喻表达体系。

这类隐喻能够在汉语中广泛传播并扎根，与汉语的认知方式、思维习惯密切相关。汉语始终注重具身经验的积累与提炼，人们通过对自身睡眠中梦境的直接体验，深刻感知到梦境的虚拟性、临时性、不可控性与无逻辑性——梦境中的场景往往转瞬即逝，醒来后便消散无踪，既无法主动掌控，也难以复刻重现。这种具体而真切的梦境体验，与人生历程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形成强烈共鸣，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构建起“人生历程—梦境”的隐喻映射关系，以具象化的梦境体验为抓手，为解读抽象的人生本质提供了可感知、可理解的认知路径。同时，这种隐喻映射也契合了汉语的辩证思维，是在二者的类比中探寻人生的真谛，既承认人生的虚幻性，也不否定人生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认知视角。

（二）理想追求的载体

“梦”在汉语语境中不仅承载着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还常被用作理想追求的核心载体，形成稳定的“理想追求—梦”隐喻映射，将抽象无形的理想、抱负与愿望，具象化为可感知、可追寻、可寄托的梦境意象，既凸显理想追求的美好性、目标性与崇高性，也暗含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这类隐喻既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也凝聚着对理想实现的殷切期待，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已成为汉语中表达理想追求、传递价值信念的重要语言形式，广泛应用于日常交流、正式演讲、文学创作、价值传播等多个场景。

“梦想成真”是该隐喻类型的核心表达，其以简洁直白的句式，将理想的最终实现类比为梦境的圆满达成，既传递出对理想实现的美好期许，也暗含着理想实现的不易与珍贵。相较于“梦想成真”，“圆梦”一词则更加强调主动追寻并最终实现理想的动态过程，凸显个体在理想追求中的主观能动性，如“圆梦学业”“圆梦事业”“圆梦初心”等表达，将学业精进、事业有成、坚守初心等具体的理想目标与“梦”的意象深度绑定，使抽象的追求过程、坚定的价值信念变得具象可感，让理想追求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可落地、可践行的具体目标。此外，“追梦”“筑梦”“逐梦”“寻梦”等系列表达，进一步丰富并强化了“梦”作为理想载体的隐喻意义，形成了完整的隐喻表达矩阵：“追梦”凸显对理想的主动追寻与执着坚守，

强调过程中的坚定与热忱；“筑梦”则强调对理想的精心构建、逐步培育与不懈耕耘，体现了理想追求的长期性与系统性；“逐梦”侧重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奋勇争先、永不言弃，传递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寻梦”则带有探索性与迷茫感，暗含着对理想的探寻与定位过程。在日常交流与正式语境中，这类隐喻均被广泛使用，既可以用于个人层面的理想表达，如“以青春之力筑梦，以奋斗之姿追梦”，通过“梦”的意象传递出对理想追求的坚定态度与昂扬斗志；也可以用于群体层面的价值凝聚，成为传递共同目标、凝聚集体力量的重要语言工具。在教育语境中，“筑梦育人”“以梦为马”等表达，也将“梦”与人才培养、青春成长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这类隐喻的应用场景与语义内涵。

这类隐喻的形成与传承，源于人们对梦境的主观体验与情感寄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将现实中未能实现的愿望、难以达成的目标、心中向往的美好，寄托于梦境之中，梦境往往成为承载美好期许、弥补现实遗憾的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美好性、指向性与寄托性。而理想追求作为人类对未来美好状态的向往与追寻，其核心属性与梦境的美好性、指向性高度契合——理想如同梦境一般，是人们心中渴望实现的美好图景，既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也承载着深厚的情感寄托。这种属性上的共性，促使人们以“梦”为载体构建理想追求的隐喻表达，将抽象的理想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梦境意象，既便于人们传递与交流对未来的期许、分享自身的理想追求，也能让理想更具感染力与号召力，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动力与决心。同时，这类隐喻也契合了汉语民族的表达习惯，以含蓄而美好的方式传递价值信念，避免了直白表达的生硬感，使理想追求的表达更具情感温度与语言魅力。

（三）心理状态的具象化

汉语中“梦”还具有强大的心理表征功能，常被用于具象化各类复杂多样的心理状态，形成“心理状态—梦”的隐喻映射，将抽象无形的心理感受、情绪波动、思维活动与潜意识诉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梦境场景、梦境体验，使那些难以直接描述、难以精准捕捉的心理状态变得可感知、可解读、可传递。这类隐喻涵盖的心理状态范围极为广泛，既包括幻想、迷茫、思念、眷恋等温和的情绪与思维活动，也包括沉迷、麻木、焦虑、虚妄等消极心理状态，还包括清醒、顿悟等心理转变过程，成为汉语中解读与表达心理状态的重要工具。

“做白日梦”是该隐喻类型的典型代表，其将清醒状态下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幻想心理，具象化为白天清醒

时产生的梦境，既精准指代那些缺乏现实基础、难以实现的想法与愿望，也略带委婉的否定意味，凸显这种心理状态的虚幻性、空想性与不切实际性。在日常交流中，“做白日梦”既可以用于轻松的调侃场景，如“别做白日梦了，还是脚踏实地做事吧”，以温和的语气提醒他人回归现实；也可以用于客观描述，精准捕捉个体脱离现实的思维状态。

“梦魂牵绕”则多用于表达深切的思念、眷恋心理，将对他人、故乡、过往时光的浓烈思念，类比为梦境中无时无刻的牵挂与萦绕，既传递出思念情绪的浓烈程度与持久时长，也凸显了这种心理状态的深刻性，让无形的思念变得可触可感，如“离家多年，故乡的模样仍让我梦魂牵绕”，以“梦”的意象精准传递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醉生梦死”则聚焦于消极心理状态的隐喻表达，将沉迷于享乐、丧失人生目标、不思进取的麻木心理，通过“梦”的意象具象化，凸显这种心理状态的虚幻性、麻木性与堕落性，既传递出对这种消极状态的批判，也精准捕捉到沉迷享乐者浑浑噩噩、如同活在虚幻梦境中的心理特征。“如梦初醒”则用于描述心理状态的积极转变，将此前的迷茫、困惑、懵懂、执迷等心理状态类比为梦境，将突然的清醒、顿悟、豁然开朗类比为从梦境中醒来，凸显清醒后的通透、明晰与理性，如“经过他人点拨，我才如梦初醒，明白了问题的核心所在”，精准刻画了从迷茫到清醒的心理转变过程。此外，“痴梦”“迷梦”等表达，也分别用于隐喻执着于虚妄之事的偏执心理、陷入错误认知难以自拔的迷茫心理，进一步丰富了这类隐喻的表达体系，使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心理状态都能通过“梦”的意象得到精准传递。

这类隐喻的构建与传承，基于人们对梦境与心理状态内在关联性的深刻认知。从生理与心理机制来看，梦境本身就是睡眠状态下心理活动的集中呈现，是潜意识、情绪状态、内心愿望在睡眠中的具象化表达——人们在清醒时压抑的情绪、未达成的愿望、潜藏的思绪，往往会在梦境中以各种形式呈现，梦境与潜意识、情绪状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人们通过对自身梦境的体验、回忆与解读，能够清晰感知到梦境与心理状态的对应关系，进而逐渐构建起“心理状态—梦”的隐喻映射，以梦境这一具象载体，实现对抽象心理状态的具象化传递。同时，汉语民族注重以具象喻抽象的表达习惯，也为这类隐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相较于直接描述心理状态的抽象特征，以“梦”为载体的隐喻表达更加生动、细腻、精准，能够传递出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与心理细节，让心理状态的表达更具感染力与表现力，也便于他人快速理解与共情。

二、英语中“dream”的核心隐喻类型

（一）未来可能性的象征

“dream”在英语语境中，是表征未来可能性的核心隐喻载体，普遍形成“未来可能性—dream”的稳定隐喻映射关系。这一映射的核心逻辑的是将抽象无形的未来发展路径、潜在机遇、成长空间与未知前景，具象化为可感知、可追寻的“dream”意象，既精准凸显未来所具备的不确定性、开放性与可探索性，又天然承载着对未来的积极期待、美好憧憬与主动探索的态度。这类隐喻凭借其强烈的情感张力与表意功能，广泛融入于日常交流、励志演讲、教育引导、职场激励等多元语境，成为英语中传递未来认知、表达发展诉求、激发行行动意愿的重要语言工具，构建起一套成熟的未来可能性表达体系。

“Dream big”是该隐喻类型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表达，其不仅是简单的短语组合，更蕴含着鼓励个体突破思维局限、打破认知边界的价值导向，将未来广阔的潜在发展空间、多元的成功路径类比为“dream”，强调未来可能性的无限延展与多元包容，引导人们跳出固有框架，勇敢追求更具挑战性、更具价值感的未来目标。在教育场景中，教师常以“Dream big and reach for the stars”激励学生，将“dream”与星辰所象征的遥远目标相结合，进一步强化未来可能性的广阔性与可及性；在职场语境中，管理者也常用“Dream big, start small”引导员工，既以“dream”锚定长远发展的可能性，又强调立足当下的实践逻辑，使隐喻表达更具现实指导意义。“Follow your dream”则聚焦于对未来可能性的主动追寻，将个人未来的职业方向、人生选择、价值实现等核心诉求与“dream”深度绑定，传递出对未来可能性的主动探索、坚定坚守的积极态度，暗含“dream”是指引未来方向的精神坐标，鼓励个体在多元可能性中锚定自身目标并持续前行。

此外，英语中还有诸多变体表达丰富着这一隐喻类型的语义内涵与表达形式。“The sky's the limit for your dreams”通过夸张的修辞手法，以天空的无限性类比“dream”所象征的未来可能性，极致凸显未来发展的无边界性，鼓励人们突破现实条件的束缚、挣脱自我设限，勇敢探索更多未知的发展机遇，这类表达在励志演讲、青春成长主题文本中尤为常见，能够快速激发听众的情感共鸣与行动热情。

“Chase your dreams and turn possibilities into reality”则将“dream”与未来可能性的落地实践相结合，既强调对未来可能性的主动追寻，又凸显“dream”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使隐喻表达兼具理想性与实践性。在正式演讲与公共话语

中,这类隐喻被频繁运用以强化表达效果,如“Every dream holds the potential of a bright future, and every step we take toward it unlocks new possibilities”,将“dream”与未来光明前景、新机遇的解锁深度关联,既强化了“dream”作为未来可能性象征的隐喻意义,又传递出循序渐进、主动作为的价值导向,让抽象的未来认知变得具体可感。

这类隐喻的形成与传承,深度植根于英语民族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与社会文化语境。英语民族普遍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自我实现的价值,认为未来并非既定不变的轨迹,而是充满多元变数与发展机遇的开放空间,个体通过主动探索、积极行动能够主导未来的走向。而“dream”所天然承载的虚拟性、美好性、目标性与不确定性,恰好与未来可能性的核心属性高度契合——“dream”的虚拟性对应未来的未知性,“dream”的美好性对应未来的积极前景,“dream”的目标性对应未来的发展方向,“dream”的不确定性对应未来的多元可能。这种属性上的高度契合,促使英语民族自然构建起“未来可能性—dream”的隐喻映射,以“dream”这一具象化的语言载体,实现对抽象未来概念的解读与表达,既便于个体传递自身对未来的期待与规划,也能在群体交流中激发共鸣、凝聚共识,为未来探索提供精神支撑与语言保障。

(二) 精神活动的产物

“dream”在英语中还常被隐喻为各类精神活动的核心产物,形成“精神活动—dream”的隐喻映射体系,其核心功能是将睡眠状态下的潜意识活动、情绪投射、思维呈现,以及清醒状态下的主观心理构想、情感寄托、虚妄思绪等抽象精神活动,具象化为可描述、可感知的“dream”意象,精准凸显精神活动所具备的主观性、虚拟性、内在性与私密性。这类隐喻涵盖的精神活动维度极为广泛,既包括睡眠场景中的梦境体验、潜意识表达,也包括清醒场景中的主观构想、情感宣泄,成为英语中解读、描述与传递各类精神活动的重要语言载体,贯穿于日常交流、文学创作、心理描述等多元语境。

“Sweet dreams”是该隐喻类型中最常用、最具生活化的表达,广泛用于睡前祝福场景,特指睡眠状态下令人愉悦、舒适的梦境体验,将睡眠过程中积极的精神活动、愉悦的情绪感受具象化为“sweet dreams”,既传递出对他人睡眠质量的美好祝愿,也暗含着对他人精神体验的关怀。这一表达不仅适用于亲密关系间的温馨祝福,如家人、伴侣睡前的叮嘱,也可用于普通社交场景中的礼貌问候,如酒店服务人员对客人的道别、朋友间的睡前留言,其简洁温馨的表达风格使其成为跨社交距离的通用祝福语。与之

相对应,“Bad dream”“Nightmare”则聚焦于睡眠状态下的消极精神活动,指代令人恐惧、焦虑、不适的噩梦场景,将睡眠中潜藏的恐惧情绪、负面思绪具象化为具体的梦境意象,既能够精准描述个体的睡眠体验,也便于传递恐惧、不安等负面情绪,如“She woke up screaming from a bad dream, her mind still haunted by the terrifying images”,通过“bad dream”的隐喻,将潜意识中的恐惧情绪与具象梦境相结合,使抽象的心理感受变得可感知。

除睡眠场景外,这类隐喻还广泛覆盖清醒状态下的各类精神活动。“A dream come true”虽常被与理想实现相关联,但从本质上分析,其核心逻辑仍是将现实中达成的目标、实现的愿望,类比为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中构建的“dream”,凸显理想、愿望作为主观精神活动产物的核心属性——个体先在精神层面构建起“dream”所承载的目标意象,再通过实践将其转化为现实,这一表达既传递出理想实现的喜悦与珍贵,也印证了“dream”作为精神活动产物的隐喻内涵。“Daydream”与汉语中的“做白日梦”语义相近但情感色彩略有差异,其特指清醒状态下脱离现实情境、沉浸于主观构想的精神活动,将无现实依据的虚妄思绪、美好幻想具象化为“dream”,既凸显这类精神活动的虚拟性、空想性,也可用于描述短暂的思绪游离,情感色彩可中性可略带贬义,如“He sat by the window daydreaming, his mind wandering into a world of impossible dreams”,通过“daydreaming”与“impossible dreams”的呼应,精准刻画了脱离现实的主观精神构想状态。

此外,英语中还有诸多细化表达丰富着这一隐喻类型,如“Pipe dream”特指完全脱离现实、毫无实现可能的虚妄精神构想,情感色彩带有明显的否定意味,比“daydream”的空想性更强,如“His plan to become a millionaire overnight is just a pipe dream”,通过“pipe dream”的隐喻,明确否定了这类精神构想的现实可行性;“Recurring dream”则指代反复出现的梦境,将潜意识中持续存在的情绪、执念、困惑等精神活动具象化,常被用于心理描述场景,如“She has a recurring dream about walking in a dark forest, which reflects her inner anxiety about the unknown”,通过“recurring dream”解读潜意识中的焦虑情绪,凸显“dream”作为精神活动产物的心理表征功能。

这类隐喻的构建,本质上基于人们对梦境与精神活动内在关联性的深刻认知与经验总结。从生理与心理机制来看,梦境本身就是睡眠状态下精神活动的集中呈现,是个体潜意识、情绪状态、内心愿望、潜藏思绪的具象化投射——人们在清醒状态下压抑的情绪、未达成的愿望、难

以释怀的执念，往往会在梦境中以各类场景、情节的形式呈现，梦境与潜意识、主观心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清醒状态下的部分精神活动，如空想、幻想、情感寄托等，也具有与梦境相似的虚拟性、主观性与内在性，不依赖于现实客观场景，完全源于个体的精神世界。这种梦境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共性特征，促使英语民族构建起“精神活动—dream”的隐喻映射，以“dream”这一具象化的语言载体，实现对各类抽象精神活动的精准描述与传递，既便于个体表达自身的心理感受与精神状态，也能让他人快速理解并产生共情，丰富了英语对精神世界的表达维度。

（三）社会理想的投射

“dream”在英语语境中还承载着社会理想投射的重要隐喻功能，形成“社会理想—dream”的隐喻映射关系，其核心价值在于将抽象的群体共同价值追求、社会发展目标、集体美好愿景、群体精神诉求等社会理想，具象化为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的“dream”意象，既凸显社会理想所具备的美好性、共同性、追求性与整体性，又能跨越个体差异，成为凝聚群体共识、传递集体诉求的精神符号与语言载体。这类隐喻往往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群体语境、公共话语场景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包容性，广泛应用于社会评论、公共演讲、群体动员等公共语境，成为表达社会理想、凝聚群体力量的重要语言工具。

这类隐喻的表达形式多体现为对特定群体共同理想的集中投射，聚焦于群体对美好社会状态、共同发展目标的集体向往，通过将群体共同的价值诉求、发展愿景与“dream”深度绑定，使抽象的社会理想摆脱空泛的概念化表述，转化为具象可感、能够激发群体共鸣的精神符号。在公共话语与社会语境中，这类隐喻的使用往往具有明确的群体指向性与价值导向性，既能够传递群体对美好社会状态的向往，也能引导个体将自身价值追求融入群体理想，实现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共鸣。例如，在聚焦群体发展、社会进步的话语中，常用“Our shared dream is a society built on fairness, respect and mutual support”，将公平、尊重、互助的美好社会理想具象化为“shared dream”，既明确了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又以“shared”强调社会理想的集体性，使抽象的社会诉求变得具体可感，便于凝聚群体共识。

这类隐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强大的包容性与凝聚力，能够跨越个体的身份差异、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涵盖不同个体对社会理想的多元理解与追求，成为连接个体与群体社会理想的重要语言纽带。在多元文化融合、群体诉求多样的语境中，“dream”作为社会理想的隐喻载体，能够以其美好性、包容性消解个体差异带来的认知分歧，凝聚

起群体共同的精神追求。例如，在跨群体交流、社会动员等场景中，“Let us unite around our common dream of a better future, where every individual can thrive”，以“common dream”作为群体团结的精神内核，既包容了不同个体对“better future”的多元期待，又将个体的发展诉求与群体的共同理想相绑定，实现了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协同。同时，这类隐喻还具有较强的时代适应性，能够随着社会发展、群体诉求的变化，不断赋予“dream”新的语义内涵，使其始终贴合时代语境下的社会理想表达，如在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当下，“Our dream is a world where humanity lives in harmony with nature”，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理想投射为“dream”，使社会理想的表达更具时代性与针对性。

这类隐喻的形成，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群体对美好状态的集体追求、精神凝聚的需求密切相关。社会理想作为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抽象性、整体性、长期性的特征，其本质是群体对未来美好社会状态的集体构想，难以通过具象化的语言直接描述。而“dream”所天然具备的美好性、目标性、精神性与感召力，恰好与社会理想的核心属性相契合——“dream”的美好性对应社会理想的积极价值导向，“dream”的目标性对应社会理想的发展方向，“dream”的精神性对应社会理想的精神内核，“dream”的感召力对应社会理想凝聚群体的功能。这种属性上的高度契合，促使英语民族以“dream”为载体构建社会理想的隐喻表达，将抽象的群体诉求、集体愿景转化为具象化的“dream”意象，既解决了社会理想抽象性难以表达的问题，又能借助“dream”的情感张力与感召力，激发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行动力，便于群体内部的价值传递、共识凝聚与行动动员，为社会理想的追求提供精神支撑与语言保障。

三、汉英“梦”意象隐喻的认知机制对比

（一）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关系差异

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关系是概念隐喻认知机制的核心，汉英“梦”意象隐喻在映射关系上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汉语侧重具身经验映射，英语侧重抽象概念具象化，这种差异源于两种语言民族对“梦”意象的不同认知切入点。

汉语中“梦”意象隐喻的映射关系以具身经验为核心，人们以自身对梦境的直接体验为认知基础，将梦境的具体特征、体验感受映射到目标域概念上。汉语民族注重对自身身体体验与现实场景的感知，梦境作为人们普遍具有的具身经验，其虚幻性、变幻性、情感性等具体特征，成为映射目标域的重要依据。例如用“梦境”喻人生起伏，人们基于梦境中场景的跌宕变化、情绪的波动起伏等具身经

验,将这种体验映射到人生历程的起伏变化中,使人生起伏这一抽象概念获得具象化的解读;用“梦魂牵绕”喻思念,则基于梦境中对他人持续牵挂的具身体验,将这种情感体验映射到现实中的思念心理,凸显思念情绪的浓烈。汉语中“梦”意象隐喻的源域均源于人们可直接感知的梦境体验,映射过程强调具身经验与目标域概念的关联性,使抽象概念获得源于身体体验的解读。

英语中“dream”意象隐喻的映射关系则侧重抽象概念具象化,人们以“dream”为源域,将抽象的概念、理念、诉求映射到“dream”这一具象化载体上,使抽象概念获得可感知、可表述的形式。英语民族注重抽象思维与逻辑推理,“dream”作为兼具虚拟性与目标性的具象意象,成为承载抽象概念的重要载体。例如用“dream”喻社会理想,社会理想作为抽象的群体价值诉求,通过映射到“dream”这一具象意象上,变得具象可感,便于人们传递与认同;用“dream big”喻未来可能性,将抽象的未来发展空间、潜在机遇映射到“dream”上,使原本模糊的未来概念获得具体的表达形式。英语中“dream”意象隐喻的目标域多为抽象概念,映射过程强调以“dream”为载体实现抽象概念的具象化,帮助人们理解与传递抽象意义。

这种映射关系的差异,本质上是汉英民族认知习惯的体现。汉语民族的认知以具身经验为导向,注重从具体体验出发解读抽象概念;英语民族的认知则以抽象思维为导向,注重以具象载体承载抽象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英“梦”意象隐喻在认知机制上的核心差异。

(二) 意象图式的文化特异性

意象图式是概念隐喻认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人类的身体经验与认知结构,构建起概念之间的关联。汉英“梦”意象隐喻的意象图式呈现出显著的文化特异性,汉语侧重循环性图式,英语侧重线性发展图式,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文化对“梦”意象及相关概念的不同认知逻辑。

汉语“梦”意象隐喻的意象图式以循环性为核心特征,强调“梦”与现实、目标与结果之间的辩证循环关系,形成“入梦—圆梦—梦醒”的循环认知逻辑。这种循环性图式源于汉语民族的辩证思维与循环认知观,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辩证统一的过程。例如“圆梦”与“梦醒”的辩证关系,“圆梦”代表理想目标的实现,是“入梦”阶段的目标达成,而“梦醒”则代表从梦境中回归现实,或是对过往状态的清醒认知,二者构成“入梦—圆梦—梦醒—新的入梦”的循环过程。汉语中“人生如梦”的隐喻也体现了循环性图式,人生如同梦境一般,经历从开始到结束的循环,最终回归虚无,与梦境的循环体验相契

合。此外,“梦魂牵绕”与“如梦初醒”的对比,也体现了循环性图式,思念的循环与迷茫到清醒的循环,均符合汉语民族对事物循环发展的认知逻辑。

英语“dream”意象隐喻的意象图式则以线性发展为核心特征,强调“dream”从构建到实现、从虚拟到现实的线性路径,形成“dream—pursue—realize”的线性认知逻辑。这种线性图式源于英语民族的线性思维与目标导向认知观,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单向推进的过程。例如从“dream”到“reality”的路径,英语中“Follow your dream and make it a reality”的表达,明确呈现了从构建“dream”、追寻“dream”到实现“dream”、转化为现实的线性过程,强调步骤的单向推进与目标的最终达成。

“Dream big and work hard to achieve it”也体现了线性图式,从树立远大的“dream”,到通过努力实现“dream”,形成单向的发展路径。英语中“dream”意象隐喻的线性图式,注重过程的推进与结果的达成,体现了英语民族对目标实现的线性认知逻辑。

意象图式的文化特异性,是文化背景与认知习惯长期作用的结果。汉语民族的辩证思维与循环认知观,塑造了“梦”意象隐喻的循环性图式;英语民族的线性思维与目标导向认知观,塑造了“dream”意象隐喻的线性发展图式,二者从认知层面凸显了汉英“梦”意象隐喻的文化差异。

四、汉英“梦”意象隐喻的文化内涵对比

(一) 哲学基础的差异

汉英“梦”意象隐喻的哲学基础存在显著差异,汉语“梦”意象隐喻植根于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强调现实与超验的统一;英语“dream”意象隐喻则凸显个体主义哲学倾向,将“dream”视为自我实现的工具,这种差异源于两种民族不同的哲学传统与思维方式。

汉语“梦”意象隐喻的哲学基础是儒道互补观,儒家强调现实世界的价值与责任,道家注重超验世界的超脱与自然,二者的融合形成了汉语民族对“梦”意象的独特解读,实现了现实与超验的统一。道家思想对“梦”意象隐喻的影响尤为深远,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认为人生与梦境都是自然的呈现,“庄周梦蝶”的隐喻便体现了道家对现实与梦境、自我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知,模糊了现实与超验的界限,强调二者的统一。儒家思想则赋予“梦”意象隐喻现实关怀,将“梦”与理想追求、道德修养相结合,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常通过“梦”的意象得以表达,使“梦”既承载着超验的精神追求,又紧扣现实的价值目标。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使汉语“梦”

意象隐喻既具有超脱现实的精神特质，又具有立足现实的价值导向，实现了现实与超验的辩证统一。

英语“dream”意象隐喻的哲学基础则是个体主义倾向，个体主义强调个体的价值与自由，注重自我实现与个人目标的达成，这种哲学思想使“dream”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要工具。英语民族将“dream”与个体的潜能发挥、目标追求紧密结合，认为“dream”的实现是个体自我价值的体现，如“pursue your dream”的表达，强调个体对自身梦想的主动追寻，凸显个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Dream big”则鼓励个体突破局限，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体现了个体主义对个体发展的重视。在英语“dream”意象隐喻中，“dream”始终围绕个体的自我实现展开，是个体表达自我、实现价值的重要载体，凸显了个体主义的哲学倾向。

哲学基础的差异，决定了汉英“梦”意象隐喻的核心价值导向。汉语“梦”意象隐喻追求现实与超验的统一，体现了集体性与自然性的价值追求；英语“dream”意象隐喻聚焦个体自我实现，体现了个体性与主体性的价值追求，二者是不同哲学传统在语言隐喻中的具体呈现。

（二）社会价值观的投射

汉英“梦”意象隐喻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投射出各自民族的社会价值观，汉语“梦”意象隐喻凸显集体主义表征，英语“dream”意象隐喻强调个人主义表达，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民族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群体关系认知。

汉语“梦”意象隐喻承载着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将个体理想与集体目标相结合，凸显集体利益与群体共识的重要性。集体主义价值观注重群体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个体的价值实现往往与集体目标的达成紧密相关，这种价值观在汉语“梦”意象隐喻中得到充分体现。相关隐喻表达往往围绕集体目标、群体诉求展开，将个体的理想追求融入集体的发展中，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共生共荣。在日常表达与公共语境中，这类隐喻能够凝聚群体共识，传递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使个体在追求自身理想的同时，兼顾集体利益与群体目标。

英语“dream”意象隐喻则投射出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将个体理想与个人目标置于核心位置，凸显个体利益与自我价值的重要性。个人主义价值观注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认为个体的自我实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价值观在英语“dream”意象隐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Pursue your dream”“Follow your heart's dream”等表达，均强调个体对自身梦想的自主追求，不受

群体束缚，凸显个体的独立性。“Your dream is your own responsibility”则强调个体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自主责任，体现了个人主义对个体主体性的重视。在英语“dream”意象隐喻中，个体是“dream”的核心载体，“dream”的构建、追寻与实现均围绕个体展开，凸显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

社会价值观的投射，使汉英“梦”意象隐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梦”意象隐喻成为传递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促进群体共识的凝聚；英语“dream”意象隐喻成为表达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形式，彰显个体的自主与独立，二者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

五、汉英“梦”意象隐喻的语用功能对比

（一）交际功能的差异

汉英“梦”意象隐喻在交际功能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汉语中“梦”的隐喻侧重委婉表达功能，英语中“dream”的隐喻侧重激励性话语功能，这种差异源于两种语言的交际习惯与文化语境，满足了不同的交际需求。

汉语中“梦”的意象隐喻具有较强的委婉表达功能，人们常借助“梦”的意象替代直接表达，尤其是在传递否定、遗憾、思念等情绪时，通过“梦”的隐喻实现委婉表达，避免直接表述带来的生硬感，体现了汉语交际中“含蓄委婉”的原则。例如用“梦”替代直接否定，当拒绝他人的不合理请求或表达对某件事的否定态度时，人们会说“这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通过“梦”的虚幻性隐喻表达对事物的否定，语气委婉，避免直接拒绝带来的冲突。在表达遗憾情绪时，“好梦难圆”通过“梦”的意象隐喻理想未能实现的遗憾，相较于直接表述“理想未能实现”，更具含蓄性，传递出深沉的惋惜之情。此外，“梦魂牵绕”在表达思念时，也体现了委婉表达功能，通过梦境的意象间接传递思念情绪，避免直接表述的直白感，使情感表达更加细腻。

英语中“dream”的意象隐喻则具有突出的激励性话语功能，常被用于演讲、励志文本、日常鼓励等语境中，通过“dream”的隐喻传递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他人追求目标、突破局限，体现了英语交际中“直接激励”的特点。例如在演讲中，“Let us hold fast to our dreams, for they are the light that guides our way”通过“dream”的隐喻，鼓励听众坚守梦想，传递出强烈的激励意味，增强演讲的感染力。

“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journey”则在日常鼓励中，通过“dream”的隐喻激励他人克服困难，坚持追求目标。此外，“Dream big and dare to fail”

鼓励他人树立远大梦想，勇于尝试，即使遭遇失败也不退缩，传递出积极进取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了激励性话语功能。

交际功能的差异，是汉英民族交际习惯与文化语境的体现。汉语注重交际中的含蓄与和谐，委婉表达成为重要的交际原则；英语注重交际中的直接与高效，激励性表达在日常交流与公共语境中占据重要地位，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英“梦”意象隐喻在交际功能上的核心差异。

（二）文本建构功能

汉英“梦”意象隐喻在文本建构中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汉语诗词中“梦”的隐喻侧重意境营造作用，通过“梦”的意象构建独特的文学意境，传递情感与思想；英语文学中“dream”的隐喻侧重象征系统构建，通过“dream”的意象构建贯穿文本的象征体系，深化文本主题，这种差异反映了汉英文学的不同创作风格与表达特点。

汉语诗词中“梦”的意象隐喻是意境营造的重要手段，诗人通过“梦”的意象，结合景物描写、情感抒发，构建出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文学意境，使诗词具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汉语诗词注重意境的营造，追求“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梦”的虚幻性与现实景物的真实性相结合，能够构建出独特的艺术境界。例如在诗词中，“昨夜梦魂归故里，醒来泪湿枕边巾”通过“梦”的意象，构建了梦境中回归故里的虚幻场景与醒来后的现实场景，虚实结合，营造出思念故乡、情感深沉的意境，传递出浓烈的思乡之情。“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则通过“梦”的意象，构建了虚幻的欢乐场景与现实的悲凉处境，形成强烈的对比，营造出凄凉哀怨的意境，深化了情感表达。此外，“梦入芙蓉浦”“梦绕江南岸”等表达，通过“梦”的意象与江南景物的结合，构建出优美空灵的意境，使诗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英语文学中“dream”的意象隐喻则注重象征系统的构建，作家通过“dream”的意象，结合人物命运、情节发展，构建贯穿文本的象征体系，使“dream”成为承载文本主题、暗示人物命运的重要象征符号，深化文本的思想内涵。英语文学注重象征手法的运用，“dream”的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能够构建起复杂的象征系统。例如在文学作品中，“dream”常被用作象征人物的理想追求，通过人物对“dream”的追寻过程，暗示人物的命运走向，构建起“dream—命运—主题”的象征体系。部分作品中，“dream”还被用作象征现实与虚幻的界限，通过“dream”与现实的交织，构建起复杂的叙事结构，深化文本对现实与虚幻关系的探讨。此外，“dream”的破碎与实现，也常被用作象

征主题的升华，通过“dream”的变化传递作品的核心思想，使象征系统成为贯穿文本的重要脉络。

文本建构功能的差异，是汉英文学创作风格的体现。汉语诗词追求意境的含蓄与优美，“梦”的隐喻成为营造意境的重要工具；英语文学追求象征的深刻与系统，“dream”的隐喻成为构建象征体系的重要载体，二者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不同的艺术价值。

六、提升跨文化隐喻交际能力的路径

（一）认知筑基：精准把握隐喻映射规律与意象图式差异

认知层面是提升跨文化隐喻交际能力的核心根基，跨文化交际者需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支撑，深入拆解汉英“梦”意象隐喻的认知机制差异，精准掌握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逻辑、意象图式的文化特异性，从本质上规避因认知偏差导致的隐喻意义误读。首先，交际者应主动系统学习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框架，明确汉英“梦”意象隐喻在源域与目标域映射关系上的本质导向差异——汉语始终以具身经验为核心映射依据，将个体对梦境的直观体验（如虚幻感、情绪波动、场景变幻）直接投射到人生、情感、心理等目标域；英语则侧重以“dream”为具象载体，实现抽象概念的具象化转化，将未来、理想、社会诉求等抽象目标域锚定到“dream”这一可感知意象上。在此基础上，交际者需能精准识别不同隐喻表达背后的认知逻辑，例如汉语“人生如梦”的隐喻，是将梦境“转瞬即逝、虚实难辨”的具身体验映射到人生历程的不确定性中，传递的是基于体验的哲学思辨；而英语“Dream big”则是将抽象的“未来发展空间”投射到“dream”上，实现抽象概念的具象化表达，传递的是基于目标的行动指引。

其次，交际者需重点掌握汉英“梦”意象隐喻意象图式的文化特异性，明确汉语循环性图式与英语线性发展图式的核心认知差异，避免因图式冲突导致的语义误解。汉语循环性图式源于辩证思维，强调“梦与现实、目标与结果”的往复循环，如“入梦—圆梦—梦醒—新的入梦”的认知逻辑，“圆梦”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认知循环的起点，“梦醒”是对过往梦境体验的理性回归，典型如“如梦初醒”既包含对过往迷茫状态（入梦）的认知，也蕴含清醒后的新思考（新的入梦铺垫）。英语线性图式则源于目标导向思维，强调“dream从构建到实现”的单向推进，形成“构建dream—追寻dream—实现dream—转化为现实”的线性路径，如“realize a dream”“chase a dream”等表达，均凸显过程的递进性与结果的终结性，一旦“dream”转化为现实，便完成了该线性认知的闭环。交际者在跨文化交流

中，需精准把握这种图式差异，例如面对汉语“圆梦”与英语“realize a dream”，既要理解前者暗含的“循环认知与辩证统一”，也要把握后者体现的“线性推进与目标终结”，避免将“圆梦”简单等同于“realize a dream”，忽略其背后的认知逻辑差异。此外，还可通过对比分析典型隐喻案例，强化认知理解，如汉语“梦魂牵绕”与英语“haunted by a dream”，前者基于“梦境循环往复”的具身经验映射思念情绪的持续性，后者则基于“dream线性困扰”的认知，映射负面思绪的纠缠，明确二者的认知差异才能准确解读情感内涵。

（二）文化溯源：深度解读隐喻背后的哲学与价值导向

文化是隐喻表达的深层根基，跨文化交际者需跳出语言表层，深入挖掘汉英“梦”意象隐喻背后的哲学基础与社会价值观差异，把握文化逻辑对隐喻表达的制约作用，从根源上规避文化误解。一方面，交际者需系统了解汉语“梦”意象隐喻植根的儒道互补哲学思想，理解其“现实与超验统一”的核心价值导向。道家思想强调“道法自然”，模糊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如“庄周梦蝶”隐喻便体现了“物我两忘、虚实同源”的认知，这种思想使汉语“梦”意象隐喻始终带有超脱现实的精神特质，如“人生如梦”“梦幻泡影”等表达，既传递对人生虚幻性的认知，也暗含对自然本真的追求。儒家思想则赋予“梦”意象隐喻强烈的现实关怀，将“梦”与理想追求、道德修养绑定，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理想，常通过“梦”的意象传递，使“梦”既承载精神追求，又紧扣现实目标，典型如中国梦便融合了集体理想的现实性与民族复兴的精神性，体现儒道互补的哲学内核。同时，需把握汉语“梦”意象隐喻承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其隐喻表达多强调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如“筑梦育人”“共筑梦想”等，均将个体理想融入集体目标，凸显群体共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交际者需熟悉英语“dream”意象隐喻的个体主义哲学倾向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把握其“自我实现、个体自主”的核心导向。英语民族的个体主义哲学强调个体价值与自由，将“dream”视为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要载体，如“pursue your dream”“follow your heart's dream”等表达，均以个体为核心，强调对自身梦想的自主追寻，不受群体束缚。这种价值观使英语“dream”意象隐喻始终围绕个体展开，如“Dream big”鼓励个体突破自我局限，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pipe dream”则否定个体不切实际的主观构想，核心仍聚焦个体诉求。此外，英语“dream”意象隐喻的社会理想投射，也始终以个体发展为基础，如“American Dream”便强调个体通过努力实现阶

层跨越，凸显个人主义对社会理想的塑造。在跨文化交流中，交际者需结合文化背景解读隐喻意义，例如向英语使用者传递集体理想时，避免过度使用“梦”的隐喻表达，以免因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导致误解；若使用“dream”表达理想，需明确其个体导向属性，可通过补充语境强化集体内涵，确保文化逻辑的准确传递。同时，可通过对比分析汉英同类隐喻表达，如汉语“梦魂牵绕”与英语“daydream about someone”，前者暗含集体文化下的情感羁绊，后者凸显个体主观思绪，深入理解文化对隐喻情感内涵的影响。

（三）实践赋能：通过多元训练提升隐喻运用与解读能力

认知与文化层面的积累需通过实践转化为实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者需依托多样化的实践训练，强化汉英“梦”意象隐喻的解读能力与灵活运用能力，实现“认知—文化—实践”的闭环提升。首先，需开展针对性的语料积累训练，拓宽隐喻认知边界。交际者可系统阅读汉英文学作品、报刊文章、演讲文本、影视台词等多元语料，分类整理不同语境下“梦”意象隐喻的表达形式与语用功能——汉语可重点积累古典诗词、现代散文中的“梦”隐喻，如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中的“梦”隐喻，既营造意境，又传递情感；英语可重点积累励志演讲、文学作品中的“dream”隐喻，如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中的“dream”隐喻，构建象征体系，传递社会理想。同时，可建立个人隐喻语料库，标注不同隐喻的语境适配场景、认知逻辑与文化内涵，如区分汉语“做白日梦”与英语“daydream”的情感色彩差异（前者略带贬义，后者可中性描述），为实际运用提供支撑。

其次，需积极参与跨文化交际实践，提升隐喻运用的灵活性。在实际交流中，交际者需根据交际对象、场景与目的，动态调整隐喻使用策略：面对汉语使用者，可运用“圆梦”“梦魂牵绕”等隐喻，凸显含蓄委婉的表达特点，契合汉语交际习惯；面对英语使用者，可选用“follow your dream”“realize a dream”等隐喻，发挥其激励性功能，贴合英语直接高效的交际风格。例如在跨文化演讲中，若受众为汉英双语使用者，可兼顾两种隐喻的优势，既用“筑梦”传递集体关怀，又用“chase dreams”激发个体共鸣，同时补充语境说明，避免认知与文化偏差。此外，可开展针对性的专项训练，如隐喻翻译练习，将汉语“人生如梦”译为英语时，需兼顾其哲学内涵与语言流畅性，可译为“Life is like a fleeting dream”，既保留“虚幻短暂”的核心认知，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模拟交际训练则可设定职场、社交、演讲等多元场景，针对性提升不同语境下的隐喻运用能力，

及时发现并纠正误解，如避免将汉语“好梦难圆”直接译为“hard to realize a good dream”，需补充“理想未能实现的遗憾”的情感内涵，确保语义准确传递。

这种“认知—文化—实践”三位一体的路径，构建了从理论认知到文化解读、再到实践运用的完整提升体系，能够帮助跨文化交际者全面掌握汉英“梦”意象隐喻的差异，从根本上提升跨文化隐喻交际能力。这一路径不仅适用于“梦”意象隐喻的跨文化交际，也为爱情、自然、情感等其他核心意象隐喻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可复制的参考框架，有助于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偏差与文化误解，提升交际质量与效率，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顺畅交流与深度融合。

七、结论

本研究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指导，对汉英“梦”意象隐喻进行了系统对比，从隐喻类型、认知机制、文化内涵、语用功能四个维度揭示了二者的共性特征与特异性表现，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一）汉英“梦”意象隐喻的共性认知基础

汉英“梦”意象隐喻具有共通的认知基础，这种共性源于人类共通的生理体验与认知能力。“梦”作为人类普遍具有的心理现象，其虚拟性、目标性、情感性等核心特征，成为汉英两种语言构建隐喻的共同基础。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人们都借助“梦”的意象解读抽象概念，实现抽象意义的具象化表达，这体现了人类认知中“以具体喻抽象”的普遍规律。同时，汉英“梦”意象隐喻均承载着人们对情感、理想、人生等核心主题的思考，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诉求，这种共性为跨文化隐喻交际提供了可能性。

（二）文化模式对隐喻表达的深层制约

文化模式对汉英“梦”意象隐喻的表达产生深层制约，导致二者呈现出显著的特异性。哲学基础的差异决定了汉英“梦”意象隐喻的价值导向，汉语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与英语个体主义哲学倾向，使二者分别追求现实与超验的统一、个体自我实现的价值目标。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则影响了隐喻的表达取向，汉语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语个人主义价值观，使“梦”意象隐喻分别凸显集体目标与个体诉求。此外，认知习惯、交际传统、文学风格等文化因素，也分别在认知机制、语用功能等维度塑造了汉英“梦”意象隐喻的差异，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深度关联。

（三）跨文化隐喻研究的理论启示

本研究为跨文化隐喻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启示。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丰富了概念隐喻理论的跨文化实证研究，通过汉英“梦”意象隐喻的对比，验证了概念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特异性，为隐喻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实证支撑。在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采用“类型梳理—机制分析—内涵解读—功能对比”的研究框架，为跨文化意象隐喻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揭示的汉英“梦”意象隐喻差异，为跨文化交际、语言教学、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助于提升跨文化隐喻交际能力，减少文化误解，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同时，本研究也指出，跨文化隐喻研究需注重认知与文化的双重维度，深入挖掘隐喻背后的认知逻辑与文化内涵，才能全面把握跨文化隐喻的本质特征。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语料收集与分析上，虽涵盖多种语境，但仍有拓展空间，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结合定量分析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同时，可进一步探讨汉英“梦”意象隐喻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与演变，为跨文化隐喻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

八、结束语

汉英“梦”意象隐喻作为民族认知与文化的载体，在跨文化研究与语言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对比研究对深化语言与文化、认知的关联性认知具有重要意义。跨文化交际者今后应践行“认知—文化—实践”三位一体的提升路径，深入理解汉英“梦”意象隐喻的认知机制与文化内涵，通过多样化实践提升隐喻解读与运用能力，实现跨文化语境中隐喻意义的准确传递。这一策略的有效实施，不仅能减少跨文化隐喻交际中的认知偏差与文化误解，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质量与效率，还能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践支撑，推动语言文化领域的跨学科创新与进步。

参考文献：

- [1] 王锋.《萼海花》中梦的深层义项和隐喻——基于言语描写和字频统计分析[J].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5, 3(06): 38-40.
- [2] 张安翹.研语与语研——中国研究生群体暗语隐喻机制杂议[J].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5, 3(01): 44-47.
- [3] 廖茜.沉浸与间离、镜像与梦的隐喻：影像作为戏剧符号的功能探析[J].电影文学, 2023(04): 34-39.
- [4] 张帆.汉英“梦”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 2016.